



眞繫

ル 5
3254
28



九 5
3254
28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十二冊

王宏祚 尚書永昌人崇禎庚午舉人

趙士麟 履歷見後

滇南十議疏

臺灣善後疏

李發甲

湖南巡撫河陽人康熙甲子舉人

為山東請賑疏

懇湖南分建鄉闈疏

再請分建南闈

疏

段

曦 御史安甯人康熙丁丑進士

滇繫 八之十二

藝文目錄

昭和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日
東京

請禁四川省勸懲增賦疏

張漢 御史石屏人康熙癸巳進士乾隆丙辰鴻博

流官請簡賢員疏 請禁四川囑匪疏 請賑河南荒旱疏

請通江漢水利疏 請孝子入祀賢良祠疏

蘇霖渤 御史趙州人雍正癸卯進士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羅鳳彩 宗丞石屏人雍正癸卯進士

請均出貢之例疏

傅為訥 副都御史建水人雍正癸丑進士

請獎遐陬節疏 應 詔敬陳時務疏

劉慥 布政使永北人乾隆丁巳進士

請免金課疏

邵其德 編修出知絳州保山人乾隆己未進士

務農桑以厚民生敦氣節以勵官方疏

周於禮 少廷尉著我人乾隆辛未進士

條陳征緬事宜疏

趙士麟 少宰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

論語義序 孟子義序

高翮映 土知府姚州人

等音聲位合彙序 來易註序

李崇階 知縣浪穹人康熙癸卯舉人

滇程日紀序

闕禎兆 通海人康熙癸卯舉人

李象岳雞山詩記序 滇黔制軍王公在茲壽序 送邑

大尹王峩雪考擢臺垣序

何其倬 石屏人明經

送楊明遠教授景東序

楊永斌 少宰昆明人康熙己卯舉人

鄉賢錄序

何其偉 知縣石屏人康熙己卯舉人其倬胞弟

送龍雨蒼州侯請養歸蜀序

王思訓 檢討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

廬山志序 烏私泣序 京洛塵稿序

趙元祚 知縣昆明人康熙乙酉舉人

滇南山水綱目考序

孫鵬 知縣昆明人康熙戊子舉人

送魏龍山游府之官大理序 李南山遺稿序 徐雲客先生詩序

張漢

洞虛子墨雨樓集序 羅青堂詩文序 撫松吟詩序

煥瀘逸叟圖序 孝鵠篇自序 我軒詩序 王子京詩

序 胡襲參時文序 奚湖崙時文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王宏祚滇南十議疏

皇上御極以來文德誕敷武功赫濯薄海臣民被春風而遊化

日十有餘載茲值

王師進取滇雲此正遐荒予遺得出水火欣被

皇仁之日也義旗所指壺漿恐後萬里凱音旦晚將奏之

闕下矣臣思此番征伐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錢禁旅不憚數千里跋涉總為除暴驅

殘拯遐荒士民於水火之內耳設使寇氛已靖而虐政未除諒堯舜猶病之心所不忍也臣思地方一入版圖之後廟堂自有經畫當事自有良籌何俟臣預懷杞慮獨是臣鄉與他省不同如地方利病民生疾苦撫臣條

奏必數月始能上達迨部覆奉

旨必數月始能下頒臣不揣冒昧摠陳管見惟願天末士民俾蚤沐王化一日地方蚤受一日之賜更念臣鄉惟臣受

恩獨先沐

恩最厚而臣鄉之利病疾苦亦惟臣知之極真痛癢切膚誼難

緘默謹列十款敬為

皇上陳之

一重鎮之宜建設也滇省崇岡巖嶽漢少夷多唐鎮以韋臬宋鎮以王全斌元封梁王明封黔國從來必藉居重馭輕之勢以收建威消萌之功况數年寇氛梗塞今日

聲教初通為善後計宜

簡任重臣駐鎮以資彈壓恩威並用使新服官兵及諸土司不但革面而兼革心庶一勞永逸遐荒可享宵謐之福矣一田地之宜清理也滇省田地共七萬一百六十四頃零

共計夏稅秋糧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兩零此外鹽課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兩礦課商稅魚課牛稅共銀四萬二百六兩正雜二項共十六萬一百兩有奇僅足供本省兵餉官役俸食科場祭祀驛站等項之用並無分毫起運止有貢金二千五百兩解京又屯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四畝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自逆寇盤踞十餘年間無藝之徵派每歲加至十餘倍遐荒赤子皮穿見骨今幸獲覩天日亟宜清理田地革除橫徵虐政庶水火子遺咸登衽席矣

一人丁之宜稽核也滇省戶口人丁共二十三萬七千四百丁零共編銀四萬六千四兩零數年來老弱者勉供耒耜少壯者抽補行伍致令耕田鑿井之民日荷干戈黔粵楚蜀之界筋骨疲於驅策性命懸於鋒鏑青燐白骨號雨悲風今既入版圖疇非

盛朝赤子宜察其戶口人丁若干殘缺若干見存若干壯丁可補若干應納丁銀若干不致以見丁包亡役不致以殘丁任重徭庶流離轉徙之衆樂歸故土矣

一莊田之宜確察也前黔國公沐英世鎮滇省子孫相沿

將三百年各府置有莊田歲抽租稅名曰籽粒皆係沐府
差官自行催收不載有司冊籍值茲地方初定此項錢糧
易爲奸徒朦匿宜察沐府經管錢糧老成舊員今呈出底
冊某處額有莊田每年收籽粒大數勘驗確實轄某府者
卽責成某府徵解藩司庶錙銖顆粒咸充兵餉之用矣
一委署之宜慎重也滇省距京甚遠法網原疎每每不肖有
司趨利如鶩視民如讐小民疾痛疴癢置若罔聞今數年
來一苦於苛派再苦於抽調翹首循良撫綏不啻救焚拯
溺若待部選官員必俟經年始到勢不得不暫資委署宜

察其年力精壯正途出身者遴選委用任事之後廉能者
題以實授貪暴者立爲糾參庶官知守法而民免益深益
熱之嗟矣

一人才之宜鼓舞也滇省自罹兵燹士子不親詩書久矣
今幸逢

聲教之通疇不願奮功名之會若將鄉試入學卽照新歲名數
爲額恐遐荒士子方慶荆棘之途開旋嘆薪樵之路狹將
何以廣文教而振士風也仍宜照察舊額以示鼓舞俟三
科之後酌量裁減庶士心踴躍歌詠詩書十餘年戎馬之

場復變爲文明之地矣

一紳士之宜矜宥也滇省地處邊徼山窮水盡一值兵戈阻隔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數年來鄉紳舉貢或爲寇用者不過畏逼於虛焰聊爲偷生并借以保全父母妻子之性命耳若一概擯棄恐與

盛世赦過之令未符宜寬其既往嘉與維新除明朝以貪酷革職逐回不錄外其餘有年力未衰尚堪器使者酌量錄用庶遐荒紳士共仰赦過之

宏仁矣

一土司之宜安置也滇省土司有土知府知州知縣有宣慰宣撫安撫長官等司名目不一明初開闢因投誠有功授官錫土令其自耕自食所納錢糧名曰差發銀較民地甚輕數年來爲寇焰所脅遠者派金以養賊兵近者派人力以驅爭鬪土司地方財力交困今旣改過投誠自是望恩甚切宜察某土司官職該管地方仍令照舊料理輸納錢糧一切逆寇苛派悉與蠲除庶土司安百姓亦安矣

一新例之宜暫寬也滇省土司種類不一俗尚各殊有以布纏頭椎髻者有以繩編髮長披者投誠之初心懷疑畏

若一概繩以新制恐阻向化之誠除漢人士庶衣帽雍髮
遵照

本朝制度外其土司暫令各從其舊俗俟地方大定然後曉
以大義徐令恪遵

新制庶土司畏威懷德自凜然共奉同倫同軌之式矣

一經制之宜詳察也滇省設有文官衛官有土官事權各
有攸分職掌不宜相混聞數年來逆寇變亂成規恣意顛
倒有以州縣而改爲郡城者有將土司而改爲流官者經
制紛更而體統莫辨軍民混雜而賦役不清今

本朝每事必察會與規制期於盡善宜確查舊制各循職掌
卽有因革損益俟人心大定之後再爲斟酌而更張之庶
官吏有經制之可遵而軍民知法紀之可守矣 以上十
款卑卑無甚高論皆關切臣鄉利病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此與蔡綏遠十疏皆滇中之救劫救苦經也王公之言
簡而明蓋于驅僞之後其事勢必如此蔡公之言詳而
盡則當剗逆之後其事勢又如彼至深沉之識惻怛之
心覺陸敬輿李伯紀尤似客氣未除丁卯中秋後十日

師範記于江山一覽樓

趙士麟臺灣善後疏

竊惟目今

國計之最急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海宇沸

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古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

高深于萬一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而披陳

之臣備員通政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久在

閩中臣詢及之其言臺灣情形甚悉蓋由福州乘風揚帆

一日可至否則越日地方千里土著番人共四十餘社所

處雖遠近不同皆可漸馴而化漢人戶口亦稱殷庶厥土

膏腴五穀咸宜山產佳錫林木深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

郊誠海外之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曾守之况臺灣之

大哉臣愚請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

兩縣治其民一總兵以鎮臺灣一副將以鎮澎湖儘其所

產供駐防之需則芻蕘糗糧不可勝用即稍資協濟亦自

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
以豫消勸農桑設學校數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可培
外藩卽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若不籌
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鯢復窟於其間又煩
廟堂之區畫矣流官資俸與直省少別三年卽與陞遷文移往
來不拘以程限則人人樂趣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採
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李發甲爲山東請賑疏

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已奉

手諭卽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遣內府官員親
赴濟兗東青登萊等府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

睿鑒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爲都城襟帶之區則此數百萬
生靈有關於

國家之元氣者不小臣聞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槐

頭柳莖水草榆皮無不攫取爭啖老弱幼穉半爲疴瘠少壯強勇四散他鄉白晝通衢剽人奪金是皆苟延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明知犯法不暇顧惜雖賣妻鬻子止博百錢而搗葉磨根難充一飽戶無可舉之烟人有相食之慘饑餓迫於前死亡繼於後凡此蚩蚩者不幾坐以待斃哉至有就食江南者就食江西者就食湖廣者就食河南直隸者一離井里皆成餓夫目無故舊身鮮分文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或逐之境外當此時顛沛流離啼饑號寒若不豫爲補救轉瞬隆

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非填於溝壑必聚於萑苻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縱無狂逞潢池之事然從古致治保

邦在於幾先毋待事後臣愚以爲亟請

勅下該部遍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緊存恤勉給饘粥併令安置得所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某府某縣凡若干名口造冊申報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之邳泗盱徐等州縣間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督撫彙報均蒙

皇上發粟煮賑蠲免錢糧猶慮其中仍有逃散就食者亦照前
議查恤則我

皇上如傷保赤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移困苦之衆不致相煽
爲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矣

李發甲懇建南闈 奏摺

洪惟我

皇上振興文教八表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錄是以戶習詩書
多士蔚起從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惟湖南七府二州所屬距武昌或一二千里

或三千餘里不等每逢三年鄉試之秋遠隔八百里洞庭
之險又值溽暑炎蒸暴風陡發波濤騰湧舟楫傾危歷來
應試諸生屢遭覆溺自臣三月任事以來據各屬貢監生
員等紛紛呈訴湖廣分設撫藩雖與陝西江南相等原無
分闈之例但陝西盡屬陸地江南止隔一江俱無洞庭之
險湖南府州縣衛學多於湖北額取新生亦多於湖北而
湖南赴試入闈者不滿三千名湖北將及萬人祇緣洞庭
危險風濤不測以故裹足不前者十有七八情詞激切籲
請具

題分闈臣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內經前撫臣趙申喬

題請分闈分額又於五十一年六月內經前撫臣潘宗洛再

行

題請俱經部駁未蒙

俞允臣何敢復瀆

聖聰但湖南洞庭之險臣昔身經其地每遇七八月秋水時至

一派汪洋士子赴試實有性命之虞與陝西江南水陸無

阻者不同我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含覆創千古未有之

盛典照臨中外無隱不周無思不服湖南士子既皆踴躍功

名又復畏顧性命仰祈憐才惜士之

聖恩各願公捐三年廩膳科舉盤費及歲貢旗匾舉人會試脚

價各項銀兩於長沙府設立闈場現有明藩舊址地勢寬

敞建造有餘倘費有不給各學紳士情願按名再捐不費

國帑等情但事屬分闈

大典應否繕疏具

題臣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批示遵行

李發甲再請改建南闈 奏摺

臣查得懇建南闈一案前據湖南士子屢陳洞庭危險籲請分闈臣因關係科場

大典未敢造次疏

題恭卽具摺請

旨蒙

皇上御批卽當具題臣隨欽遵繕疏具

題今禮部等衙門以科場定例年久不便紛更議覆奉

旨依議臣何敢冒昧再請以滋罪戾惟是恭逢我

皇上振興文教培養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鄉試屢經廣額會

試分省取中

萬壽遇旬加科苗徭一體科貢弁兵許應武試以及文入武闈

武入文闈凡茲

曠典亙古所無何嘗拘於定例况湖南士子因洞庭危險覆溺甚多籲請分闈願共捐三年廩膳等銀興建貢院不費國帑此種迫切情狀實出萬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者曩年

聖駕巡視河工濶念洪澤湖風濤危險設立救生椿全活無數

生靈遐邇感戴今洞庭之險十倍洪澤萬難立椿惟有分
闡一策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卽洪澤湖之救生椿矣
聖恩浩蕩莫大於此乃前撫臣趙申喬具

題於先旣格於部議撫臣潘宗洛繼

題於後復格於部議茲臣先奉

俞旨然後具

題仍復格於部議若非洞庭十分危險士子迫切呼號何至

前後三撫臣疊

奏不已伏思

堯舜之主在上臣身任地方凡有益於士民有益於

國家者例得備悉入

告今分闡一事上以廣

聖主好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且於科場

大典倍見昌明若因部議而不再瀝下情仰達

天聽則臣負

主恩厥罪滋大除繕疏會

題外臣謹具摺專差恭捧賚

奏伏乞

滇繫

八之十二

藝文

七

睿鑒特賜恩允施行

段曦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題爲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竊_臣邊省書生備員言職智識短淺雖莫能仰贊高深而於凡事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時刻思維冀抒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督臣不畫一具題屢次駁回_臣因細閱原疏內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止有二十

萬二千三百兩零僅及原額十分之一民間視隱田漏賦竟爲常事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又察訪民間之隱佔不首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致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州縣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准其卽陞不及二分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降級調用毫釐不增者革職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_臣竊以撫臣爲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効之志甚銳可謂實心任事矣但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長慮求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殘

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色然究竟土
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
現徵錢糧纔及原額十分之一卽以撫臣之加意催查增
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現糧十分之一爾今議於五
年之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現糧一倍也更至原
額十分之四五是又增現糧之三倍四倍也誠恐五年期
迫增報無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懼不及分數之參處倘
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至抑勒首報甚則履畝清查

胥吏緣以爲奸地方轉滋其擾此亦事之未可定者伏思
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興創事宜惟期愛養民生不尚近功不圖
速效今春清查丁口一案特下不必增丁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况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必急於
增賦而立勸懲之法耶且撫臣立法之意專在於清隱漏
而未會計及於墾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施以
寬大之恩留其有餘之利使聞風者欣然於樂土之可適

海豐
今若定考成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則有司只知自便其功名而不顧民生之利賴又誰復願耕其野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有礙於招墾也臣愚以為川省錢糧隱漏不可不清而勸懲可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留心勸首如紳士里民有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卽照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分肥者撫臣查出立卽參處則官民皆知所畏而首報者必衆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寡隨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

鼓舞以就墾則清隱漏與墾荒田並行不悖積以歲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

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緣見撫臣勸懲官員之議未能萬全而無弊故敢竭一得之愚冒昧條奏如或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張漢請設流官揀賢員疏

奏為敬陳管見事臣竊閱邸報見雲南總督張允隨

奏請猛緬改土設流一案以猛緬土司奉廷徵骨肉相殘貪

真繫

八之十二

藝文

七

淫兇暴民不聊生乞改流官以避水火也嗣經部駁夷情
反覆或非心服將來恐復叛亂反致滋擾該督復

奏民實不願復設土司求歸流官管轄為善臣細揣情形改

土設流亦未為不善也而臣竊有所慮者不慮夷情之反

覆慮將來揀發流官之不良當揀賢員為撫綏慎勿揀能

員以滋擾也然而賢員難矣臣生長滇陞稔知雲貴土司

殃民無所不為乞設流官夷情所願然臣每見初設流官

之地官視夷民為可欺侮或用漢奸簸弄往往肆虐不啻

土司故被水火者有益深益熱之恨致釀禍端而流官身

家亦被慘屠曩者威遠昭通諸地曾有其事非盡咎夷民
之反覆也以臣愚見凡新改流官之地請

飭下督撫務揀賢員新附之眾加意拊循為省其刑輕其徭薄

其賦平其訟無受私賂顛倒是非一反土司之所為民孰

無良未有無故反覆自招罪戾者至於城郭為立營陣關

塞為設汛塘加兵控制兵亦勿令擾民民亦須時為諭導

不許輕信漢奸從憑狡生事端則萬里之外樂業安生懷

聖天子之德化仰

聖天子之神威自可久安而長治也臣謬有所見妄瀆

聖聽伏乞

皇上一併飭議施行臣謹

奏

張漢請禁四川省囑匪疏

奏為風聞事竊惟治國在於安民安民在於除暴語曰稂莠不除嘉禾不生安民之道也又曰槎葉不剪將尋斧柯則杜漸防微亦不可不為豫計也臣聞四川省有暴民一種綽號囑嚕子擾害良善不可勝言臣曾道過川中親見其事近聞為患漸烈間有聚黨山中者四川介在邊陲地

險民悍尤不可不思患而預防臣是以鯁鯁過慮不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按囑嚕子一種多是福建廣東湖廣陝西亡籍之人遞管入川結成惡黨各州縣皆此輩盤踞大概居無定所每於州縣趕集之區占住閒房時於集上糾眾行強酗酒打降非賄卽劫殺人非挺卽刃甚至火人房屋淫人婦女常有其事貧弱之民莫敢誰何有司亦懼凶強只圖無事萬一民不得已告愬有司一經緝拏則此縣逃之他縣積年累月不獲到案無可如何本地住民近來亦有附人其

黨者巡撫藩臬諸臣未必不下檄防範而奉行不力未見
甯謐此則四川養癰之大患也合無仰懇

皇上勅下川撫轉行守令佐雜嚴察保甲倘有生事行兇令各
有司通緝務獲正法示衆株連者卽行遞解原籍重者充
配極邊漸孤其黨以殺其勢亦不至勦伐太急激成事端
嗣是關津隘口務令弁員嚴加盤詰無籍可疑之人必不
許輕入川省以杜後患亦綏靖邊方之道也伏乞

皇上聖裁施行

臣謹

奏

此疏可謂深謀遠慮後三十餘載周海山司馬上言囑匪
之害

上爲嘉納特調福制軍督川查辦乃于嘉慶丙辰後楚北教匪
突起勾結川匪肆出搶掠擾及秦豫致勞撻伐猶狼奔豕
突者數年槎蘖不剪將尋斧柯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張漢請賑河南荒旱疏

竊惟督撫大臣司一省之民命禦災捍患宣上德而達下
情是其職也臣聞河南昨歲以來荒旱乏食被災州縣官
屢行摺稟巡撫雅某該撫只令州縣官設法各捐養廉賑

濟州縣頗爲苦難夫州縣養廉有限卽全捐亦屬難給量
捐何補時自河南來者皆謂今年荒旱野多餓孍民皆鬻
賣子女竟成人市苦更難言聞司道屢以爲言而雅某以
曾報豐收堅執不行入奏是誠何心揣雅某之意豈謂一
經摺奏塵

上憂而費

國帑乎我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猶子江南水災不惜數十萬金錢登斯民
於衽席之上河南旱災如此豈

皇上獨惜金錢不恤民命而雅某乃坐視逃亡屯膏斂怨竊恐
養癰成患寇盜充斥將來塵

皇上之憂費

皇上之金尤不可數計豈封疆大臣宣上德達下情之道乎曩
者河東總督田文鏡與藩司陳某在河南時濟惡殃民不
可勝數匿災一事民尤切齒及至饑民無賴逃食湖北湖
廣督臣邁柱忽行摺奏

世宗憲皇帝初頗駭疑及遣人私訪河南十七州縣皆成巨津人
屋殆盡如此欺君害民之事雅某又尤而效之河南之民

何大不幸至此而尤奇者昨聞戶部右侍郎阿里袞御史
胡定奉

命湖南審事道過河南雅某星夜出京兼程回任密令州縣嚴
飭鄉保不許一饑民當路匿災更爲巧密臣忝備言官有
聞必

奏况事關大命尤難顧避嫌怨不敢不冒昧直言伏乞

皇上遣人私訪倘臣悞聽涉虛甘罪何辭如果情形是實河南
數百萬生靈之衆得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此摺入侍御即日奉

召命隨總憲諸城劉公兵部侍郎吉公馳驛前往河南查辦民
賴以甦嘉慶六年夏六月暴雨連二旬渾河永定河昆明
湖泛溢淹沒民田無數直隸省七十餘州縣皆被水災我
皇上一聞奏報卽派九卿四出查勘賑恤普免被災處所錢糧
並將不能先事預防之總督河道等官發往河工効力仰
見我

皇上聖聖相承敬

天恤民實爲千古罕有時範以選人住京師目擊其事因讀張疏
謹錄之于右

張漢請疏通江漢水利以濟民生疏

竊惟王者貴穀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法旱澇無憂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塵

宸慮直隸營田水利正行

勅查妥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湖廣水利亦有必待

疏通者臣嘗道過湖廣略聞梗概請為

皇上陳之臣聞楚省交於江漢荆郢實當首衝宅壤最為窪下

計沿河大隄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七百餘

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民築民修其間最險之處若沙洋若萬壙難以枚舉而修築弊端亦難言盡又修築不堅水發卽潰屢潰屢修民力幾何此則人民受累之源也計楚水大者曰江曰漢曰洞庭三者緩急相濟迭為利用者也查大江發源岷山出三峽下彝陵州約寬十有餘里洞庭居大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無限湖水倘增一寸不覺其漲江水卽可減四五尺昔人於江上流采穴口下流虎渡口楊林市宋穴調絃等口各殺江流導入洞庭而復達於江故水勢寬緩而無患今也僅存虎渡口江

水一發陡高數丈無路分瀉田廬卽爲巨津此江水爲害之源也漢水自嶓冢導漾東流而下襄陽自安陸府以上河寬十有餘里安陸府以下至寬不足一里再下漢口其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漢弱阻遏逆行潛沔諸邑於是數受其災矣查漢水上流有操家口相傳羊祜運糧舊岸隄形尚存其水東流過天門縣入三台大松等湖其湖居天門之東雲夢之西漢川之北應城之南支分瀆口派出五通傳爲漢水故道衆水通流今白口操家口盡淤水無歸注此漢水爲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縣隄潰如雷

迅發西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可避田廬蕩然居人云此隄無十年不潰計鍾祥一邑今已九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諸邑地處下流隄若陡潰則如頂灌足耳昔年潛沔士民具呈申訴請以築隄之夫供疏河之役官不允行民無如何爲今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河之口爲急務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當先疏者五通口調絃口遡而上之當疏宋穴楊林市與調絃合流又遡而上當疏虎渡口彌陀寺又遡而上當疏采穴與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令江水從長湖了角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

自固又復龐公渡則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則江漢之水於是互為取濟矣漢水支流則疏白口操家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險可以無憂疏泗港而潛沔可以無憂疏通順河而潛城復舊可以無憂再疏小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等河而低窪諸邑乃可安堵而無其魚之患疏河所以為急務也若夫築隄必取土於內地內地日低故河日高河日高則水勢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之本積淤不濬終失利導之宜此則楚民之隱憂也夫三楚富饒夙甲於天下諺云湖廣熟天下足

一歲兩稔吳越亦資之今或稍逢水旱卽倉皇無策致居民不免於貧困雖不得盡委之河隄之累然逐年估計既苦派費之繁多潰決無時又慮身家之莫保豈非河隄之為累乎昔年河南巡撫陳詵洞察楚為澤國阨於江漢甫任卽復調絃口隨親詣踏勘江則欲導之使南漢則欲導之使北頗為利濟之宜旋內陞去任未及施行而止臣夙有所聞此其大略也臣思古者江淮河漢水行地中然後人居平土其實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後世詳於治淮河略於治江漢故江漢時有汎濫之虞不知楚有洞庭較淮河

洩水爲便疏河口亦行其所無事也臣因據所見聞不揣
冒昧上達

宸聰伏乞

皇上

勅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一詳查倘言屬可行不特全楚
又安卽武昌新修隄岸費金錢至數十萬者亦借是以永
固矣臣謹

奏

張漢請祀孝子賢良祠疏

竊惟百行莫先於孝國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雖一
介之士能盡孝道必請褒嘉凡以廣孝治也臣所聞雲
南昆明縣人已故工部右侍郎許希孔生有孝行不敢不
爲

皇上陳之聞希孔方十七歲母病醫不效密封右股肉和羹進
母病尋愈踰歲母病復大作復剖左股肉和羹進之病劇
又刺右股血寫疏達天乞以身代病竟不起希孔病幾絕
自是以後中鄉會試以及遷官念父母不見輒涕泣希孔
蒙

皇上天恩由翰林拔至侍郎凡八年亦勤慎盡職纔有祿俸不自私殖卽給族黨及親戚寒生初顯時人情所難里人稱之乾隆癸亥冬聞先塋患水請假修墓奉

特恩給假不開缺事竣卽還任不料中途病喀血抵家四日卒卒前一日口授其甥爲遺本本成勉掖起敬閱讀至上負君恩下辜祖德二言泣然一痛而逝臣讀家狀而悲之竊念請恤之時未悉孝行而割股墓廬亦例不予旌以臣愚見似此忠孝繾綣之臣或

勅入鄉賢良祠春秋祀之俾遠省人士知忠孝人倫之重風

俗不無有裨亦仰見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盛心也臣不揣冒昧上達

聖聰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核察施行臣謹

奏

蘇霖渤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臣謹查各省倉穀甚切民依每歲將存用實數通盤彙核可以酌盈劑虛實於民生大有裨益惟是歲查各省民數一事臣竊反覆思維而覺有不便施行者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蓋古者民皆授田於官故民數與田數相爲表裏可
以按籍而稽毋容隱混且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皆實有數
年之蓄而後可以穀數之盈絀待民數之多寡後世時移
勢殊古制遠不能復民皆各自爲謀然爲上者誠因其所
利而利之擇人而牧之厚積儲以補助之有所養而無所
擾則亦足以臻治安古今異事勢各別正不盡規倣舊
文始可講求康阜也今天下生齒日繁上屆編審新舊人
丁共二千六百三十餘萬雖係照例按戶定丁尚非詳細
實數然一戶之數不過八口以內按冊而推再參以糧賦

之多寡亦可得其大略至各省倉穀現奏報有二千六百
餘萬石亦屬豐裕但貯穀雖多亦止存以備常年之借糶
凶饑之散賑爲因時補救之計原不能計口授食遍給閭
閻而借糶應聽貧民自便無容按戶派領若散賑則皆地
方大吏臨時督率有司清查被災各戶分別造冊賑濟是
不遇荒歉不動倉儲旣無從據此民數辦理卽遇荒歉散
賑之時乃係另造應賑確冊勢不能照平時之戶口均攤
是又無從據此民數辦理也至若人滿滋慮先事綢繆則
如開墾樹植薄徵免賦轉粟通商一切政務我

皇上念切民生已無不次第舉行亦豈俟查清民數而後乃見之施設乎故臣就此時揆度事勢而覺民數一項僅可以驗生息之蕃實難據作施行之用似可緩其清查至若查之而轉致滋弊則又有難於縷陳者蓋州縣民戶之多類皆散處鄉僻若令其攜妻抱子絡繹公庭而赴點則民不能堪若令地方官遍歷村莊挨家查驗以稽數則官不能堪是仍不過委之吏胥造冊以畢其事耳而吏胥果可委任乎事本煩重則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復遼濶則乘便之貪求無厭重則入室揆查生端挾詐輕則冊費路費坐索

無休至斂錢之鄉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屬情所不免州縣官刑名錢穀趕辦不遑加以造冊紛紜日不暇給雖有精明之員亦難勝稽查之力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財不貲矣夫五年編審事已不易况欲年年遍察而無遺是雖奉行盡善似亦難爲常繼也再如行商寓旅往來無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頑蠢亦多種種不便清查之處且吏胥造冊自料地廣人衆本官不能詰誤暮改朝遷實數無憑指證勢必任意隱漏草率完事迨至彙冊奏

聞仍僅得其大略究非確數而小民之滋累亦不可以數計也伏乞

皇上俯念編審業有成規億萬生民不宜歲歲輕擾

恩准將每年清查民數一事收回

成命特賜停止惟於各省倉儲嚴查實貯以期有備無患因利

勸導順時休養四海蒸黎自沐

皇仁於永久矣臣爲便民起見不揣愚昧冒瀆

宸嚴仰冀

聖明垂鑒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先生由開泰令內擢刑曹陞御史數上封事而所存僅此懇款中備覘經濟絕非空言塞白者所能企及也迄今惟歲造烟戶冊咨部而胥役之滋擾亦所不免矣蓋由州縣以至府由府以至司自是而督撫而部科無往非費錢之所夫錢果何出乎出于民耳民又何出乎出于土耳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惟冀爲之上者力求樽節民困或少減焉丁卯長至後二日師範記

羅鳳彩請均出貢之例疏

爲請均出貢之例以廣

皇仁事竊惟取士之方三途並用科甲而外例有貢生貢生之中副貢拔貢皆選取於臨時而歲貢一途則由食廩年深者挨次考取雖各府州縣遲速不同大要非二三十年不得與也惟是廩生之內有實廩有虛廩實廩者按府州縣實在數目支給廩餼者也虛廩者曾經補廩遇有丁憂事故開缺另補而本人起復之後無缺可補者也查直隸各省遇考貢之時僅按其補廩先後不論實廩虛廩俱准考選惟雲南省則實廩方准起送虛廩不得與焉每有食廩多年者一遇丁憂事故卽起復之後考試優等而廩缺未

經補實只得坐聽後來者之選取而無可如何查學政全書開載考試貢生將食廩年深屢經科舉者擬定一正二陪送學臣考取並無實廩虛廩之分臣請將雲南省考貢勅部查照直隸等省考貢之例不論虛實俱准其一體起送庶皓首青衿得邀

天家名器而挨次選取與各省事例亦歸於畫一矣謹
奏

傅爲訖乞獎選陝忠節補行諡典以勵風教疏
臣竊以人臣報國之心不辭險難王者勸忠之典首重易

名明季殉節諸臣贈官賜諡者甚多滇南僻壤名節自勵
蒙難不屈者亦均得贈諡載八史傳獨有遺漏未獲諡典
者臣案得趙譔雲南昆明人天啓丁卯鄉舉性端方有勇
力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譔率勇士
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
進讜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譔率家人巷戰罵賊不屈
俱被殺事載史傳省志臣自幼時卽聞父老稱說其忠義
大節及平生軼事輒爲悲慨感涕想見其爲人及筮仕京
邸同鄉同官者每考殉難遺蹟共申祭奠追仰風烈臣幸

遭逢

盛世蒙

皇恩簡拔自詞垣特受言職竊思生爵死諡實獎善表忠之大
典而褒死者於前所以勸生者於後也今考趙譔遺事其
誘敵致果致命遂志與張巡之嚼齒穿齧顏真卿之握拳
透爪英風義烈髣髴相似而身後之名未顯竊慮年深日
久湮沒不章幸遇我

皇上旌獎忠良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

勅下禮臣議覆錫之彝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報異世餘榮

既慰忠魂亦勵臣節其有裨風教諒非淺鮮也

傳為訖應

詔陳時務疏

竊臣一介孤寒生長遐方至愚極陋忝列詞垣荷

恩簡擢授以言職感激媿厲夙夜靡甯近日雨澤稍愆致厘

宸念下

詔旁詢仰見

聖主視民如傷求言若渴之至意臣雖無知敢不殫竭微忱庶

効千慮之一得乎我

國家重熙累洽百姓享昇平之福幾及百年休養生息宜乎

家有蓋藏

聖上復時下蠲租賜復之詔民生其間可謂至樂乃平時雖見

豐亨之象小有水旱輒虞匱乏者何也天地生財祇有此

數生齒日繁爭趨華侈衣食婚喪越禮逾分廢棄產業者

日多此耗財之一也生業既少漸多游手聚而賭博流為

盜賊攘奪剽掠為閭閻大患此耗財之二也又有惰民謬

附緇黃及天主回回等教不耕不織取給於民此耗財之

三也生者不加多而耗財者日加甚求民之無患貧不可

得矣况益以水旱饑饉雖多方支補僅僅救其旦夕奚足以爲經久計乎臣不敢遠引唐虞三代卽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一則吏治蒸蒸幾致刑措一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恭儉之徵仁義之效果何所設施而致此與其君臣閒早作夜思必有先定規模而後從事者

皇上憂勤惕厲四年於茲德澤所施薄海咸被而民生未厚民俗未淳水旱多虞盜賊滋熾是蓋有司奉行不力之所致然臣竊謂規模不先定故未免雜施而寡效也今爲治之急務不過數事臣請爲我

皇上條列陳之 一曰去奸民夫爲政以養民爲先奸民不去良民不可得而養

皇上御極以來首崇寬大是誠爲政之本有司奉行不善以因循姑息爲寬大

世宗憲皇帝十三年整肅之紀綱漸漸廢弛至於奸宄生心貪黷公行剽竊橫溢善良被害夫養民猶養禾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奸匪不去則善類不安今以姑息養奸爲寬大何異以滋培稂莠爲養禾此實不善於用寬而非寬之爲弊政也臣願

皇上整肅紀綱使人人有震動恪恭之心一洗因循怠玩之習而行之政令者必以去奸民爲首去奸民必以弭盜賊爲首弭盜賊必以嚴保甲爲首今保題奏績者皆以能行保甲爲實政而盜賊未清則是保甲之行未得其實也誠能善行保甲得古人比閭族黨之遺意如程子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此卽保甲之實政固不止於弭盜已也若弭盜之效同未能臻而以爲善行保甲豈非欺罔之大

者乎

臣請

勅下直省督撫凡州縣中有能實行保甲使盜賊屏息者不次薦擢以風勵天下若有怠玩不能舉行及名爲舉行而行之不善反至滋擾爲閭閻害者飛章劾奏以示懲戒則姑息養奸之習爲之一變而寬大之政益彰矣 一曰端風化

皇上以孝治天下已端風化之原矣而民俗未能遽易者則道之以德尚未齊之以禮也夫禮制於未形之前刑禁於已形之後今之爲吏者必至旣犯而治之雖有懲創亦已晚

沙野
臣竊謂當如宋之政和民間禮及朱子知漳州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從宜從俗各適其便而無失乎敦本正俗之意使自生其油然而忠愛之心其於風俗人心固非小補也昔張子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召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法此卽端風化之實政也
一曰清獄訟蓋獄訟之繁理獄訟者繁之也古者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皆定以簡字歸於欽恤近世比例日增而獄訟日煩吏緣爲奸民無定志每省州縣以上不下十數大

員皆受民詞皆理獄訟小民健訟鼠牙雀角之爭縣未斷結已訟於府府未審理又訟之督撫司道府親提而縣無權司道親提而府無權督撫親提而司道又無權是以疊相爭勝不至於督撫之庭不止臣愚以爲止訟必清其源而聽訟當執其要令民有爭訟者據實書牘准則卽與斷理不准則批還原牘不服則再控毋許更端始終不准聽持原牘赴控上司不持縣牘者不得告府不持府牘者不得控司違則坐以越訴之罪果有冤濫則親訊而直之原問官坐以枉斷之罪至於司斷不服則控之督撫自非大

冤必係大奸務嚴加鞠訊以時

題請不得等諸泛常也徒罪以上始聽決於督撫則事有統會而不煩矣 一曰去冗蠹天下舞文壞法蠹政害民未有若吏胥之甚者天下莫不知之而不能去也內自部院外至州縣無一不叢弊於吏胥之手雖有賢能之官能稍清其流而終不能清其源者何也蓋有官不能無吏古者庶人在官下士同祿府吏胥徒設有定數漢推擇掾吏亦有辟除小吏至爲卿貳者則胥吏雖微亦與天家之詔繙原未嘗以徒隸無恥待之也後世流品旣分爲吏胥者不

得列清途刀筆健猾之輩作姦犯科而官長或爲持短長或曲相庇護至今奸猾之吏得以成案爲上下使官長無從致詰以利害相恐嚇使小民不敢支吾及至事發官吏俱廢而彼之囊橐以充又或巧爲避脫卸罪官長彼反得超然事外無他上以徒隸無恥視之彼亦以徒隸無恥自待也臣之愚竊謂宜做成周府吏胥徒下士代耕之制稍優其食量擇其人兼用漢時推擇掾吏之意使約正里長每鄉選舉一二人略有身家稍習吏事定以年限果有勞績給赴考選分限資格卽爲銓敘舞弊者置以重法斥退

者永不復用如此則畏法自重州縣之弊可以稍清至於部院書吏得以上下其手者由官長不習吏事者多也堂必委司司必委吏故吏得緣以爲奸若司官慎簡賢能嫻習吏事不假手於書吏之稿案則宿弊自清又有學習人員及筆帖式等官以吏事爲考課使漸漸習熟量能授職則書吏不過奔走執役而已其弊又不若州縣之難去也一日申法禁欲振紀綱必先法禁最宜禁者莫如賭博游惰之聚盜賊之囹實由於此

世宗憲皇帝嚴加禁止業有成效近來法紀稍弛此風誠恐復熾

當益加禁絕其類如打降白拉等皆賭博之曹也歌闌酒肆鬪雞走狗吏胥廝役之所聚皆賭博之地也是必善行保甲者始能揆剔而禁絕之蓋卽奸匪之所伏不可不嚴行禁緝者也賭博不除則盜賊亦不得而盡此其利弊灼然可知已至如奇技淫巧蕩上心雕文刻鏤傷農事爲國計者自宜禁止然禁之易以滋弊必視上有以化之則禁乃易行如漢文帝躬行節儉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則民風淳樸衣食滋殖故欲禁奇淫當自宮禁始欲禁雕文刻鏤錦繡纂組當自織造始此亦有關風化之

原非徒恭儉之美流示千古也蓋風俗侈靡非一朝一夕之故民間物力有限靡衣媮食之費卽治生養老之資故導之以五禮卽當糾之以八刑使知不孝不弟不嫺不睦之警則雖欲恣其賭博聲色之娛亦或有顧養而不暇及者又當爲鄉飲酒禮鄉射之舉使之有所慕樂而不以讀法講令爲煩苦所謂王道不遠人情適協乎禁民爲非之義矣 以上五條皆坊民正俗之事奸民去獄訟清則民安其生始得盡力於南畝明禮教申禁令則民知勤儉始不習爲浮靡游食之徒去冗蠹則追呼不擾而耕桑所出

始得以仰事俯育厚生正俗之務莫切於此而用人行政以立萬民之綱紀者實皆操於

皇上之一心

皇上之求直言至誠至切雖懸鞞設鐸諒不是過而臣工奏對會議往往模稜兩可揣摩迎合卽如禁酒一事遠近皆知其難行而議者輒依違其閒迄無定見微

皇上聖明洞鑒一切罷去則民間之受累無窮矣又如關稅減而物價猶昂則所減或未盡其實當查順治康熙年間收納之數而酌其中其落地稅已奉

旨查免而徵收如故必有所附會以網利至於旗民屢

賜帑金而生產未裕必當為之計長久使各自謀生業與齊民

雜處無異則士農工賈皆足為生不待賜與而自足矣夫

堯湯水旱古今常有而桑林躬禱至以六事自責臣願

皇上懋聖敬之心泯怠荒之漸則精誠之至自必上格

天心風雨以時年穀時若庶徵之應必無或爽矣更願

皇上於奏疏之陳權度於心勿徒恃臣工之議覆以為去取實

見於事勿徒為採取之虛名而終於廢格更令在廷諸臣

如翰林部屬等官各殫忠忱矢謨入告公聽並觀益廣明

目達聰之用則治保邦萬年鞏固四海之內無不被

盛德而頌休聲矣臣言可否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劉懔奏免金課疏

奏為恭懇

天恩俯免荒課以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如天好生德同堯舜數年以來

恩綸疊沛普天率土無微不照無弊不除部屋茅簷感激歡呼
乃臣更有請者竊惟雲南永北府地界金沙江舊傳明季
有淘金人戶每戶金牀一架額徵金一錢五分遞年約徵
金十四兩五錢零添平二兩知府規禮三兩通共徵金一
十九兩五錢零邇來金漸不產從前淘金人戶久已散亡
今間有淘金之人俱係四方窮民借此餬口去來無常或
一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無分釐是以額徵之數不能
依例上納倘課頭抽緊淘金者卽潛散他方有司以正課
不敢虛懸督責課頭以淘金人盡散無可著落只得將江

東西兩岸之夷猥按戶催徵以完國課間有逃亡一戶又
將一戶之課攤入一村相仍積弊苦累無窮况二村夷猥
並不淘金乃至賣妻鬻子賠納金課嗟此夷民情何以堪
臣生長永北知之最悉近奉

特旨豁免麗江之夷丁課鶴慶之跔丁課六詔編氓
恩同再造永北荒金賠累更苦於夷丁跔丁臣躬逢
堯舜小民疾苦不敢壅於上
聞爲此據實冒昧瀆呈伏祈

聖主一視同仁俯賜蠲免則沿江兩岸夷民永戴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

邵其德，務農桑，以厚民生，敦氣節，以勵官方，疏

竊，惟固天下之根本者，民維天下之風俗者，官民生不厚，雖有教化，弗行也。官方不整，雖有綱紀，弗振也。自古帝王御世，縱極久安，長治之模，而於斯二端，恆殷殷念之者，誠以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而庶司百職之分布於邦國者，或有一簞簋不飭，廉隅不謹之人，卽有累於大法，小廉之治也。周公作七月之詩，所以言民事者，甚詳，而其要總以預衣食爲急。孟子言王政，亦惟諄諄於

匹夫匹婦之業，豈非以富民足國之道，舍農桑更無他術耶？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事事冠之以廉，夫所謂廉者，豈惟是潔清自矢如岳武穆所云不取錢而已乎？不怙於害，不疾於利，不屈於威武，而中正嚴肅之操，卓然自立於舉世，委靡之日夫而後，可謂之廉也。則氣節之說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治隆化洽，山陬海澨，皆煖衣飽食之人，析圭擔爵，皆秉德廣心之士，洵可謂上媿唐虞，遠超三代者矣。而我

皇上治彌圖治之心，猶日孜孜弗釋。

真

八之十二

藝文

三

諭旨屢頒時以厚民生勵官方爲急務臣愚以爲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夫引之於美利所在而不知取者必非人情農桑者自然之美利也苟有所耕之士可蠶之地而又加以長吏勸課之勤人誰弗忻然就者惟是積終歲之勞獲一朝之利而賦稅取之豪右侵之習俗之奢華又耗之所獲幾何而堪如斯之剝蝕乎薄征斂懲兼并禁侈靡惟在守土者因地制宜爲小民籌萬全之策乃爲善耳所謂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也至於內外臣工才具雖有不同德性本無甚異筮仕之初莫不以古名

臣自許迨其旣也或奔走於權要之門而恬然不以爲恥或巧肆其貪得之術而詡然自以爲能故往往有以二三之德略其肆應之才者豈盡人之無良哉彼見諂諛貪鄙之夫時登薦牘而正大潔清之士或罹彈章於是舉平日之所自許者而一旦變易之亦無足深怪矣誠使爲大臣者於屬吏之賢否鑒之明而別之公果有介然自守之操淡然無營之量卽上達宸聰而不次遷擢之人孰無心而不樂以氣節相高乎臣故日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也要之農桑之利責在有司而督撫不得其人則有司之賢否

未可信也氣節之敦倡於卿尹而信任或非其人則卿尹之舉錯未可憑也是在我

皇上之知人善任而已矣

周於禮條陳征緬事宜疏

臣聞滇省莽匪不法侵擾土司邊界我

皇上軫念遠黎

特命大學士楊應琚管理雲貴總督馳驛前往接辦軍務

聖謨指畫雖萬里之外瞭如目前蕞爾小醜不難剋期撲滅惟是臣土著習我為元江普洱大道於夷情地勢略有見聞

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臣竊聞制夷之法要在先散其黨羽而欲散其黨

羽要在安插內地夷民不使竄入賊夥而後以夷制夷則

事省而易為功臣訪聞此次莽匪之起約六千餘人其實

係莽匪約計一半此外江西湖廣及滇地流民以開礦失

業附之者不下千餘近邊擺彝脅從者亦不下千餘是賊

少而民多也臣愚以為必絕其竄入之路而後脅附之衆

可以解散近歲滇省米價少昂雲南省城每市石一石賣

大制錢十五千文合銀十三兩五錢每倉石三石合市石

一石以倉石折算合銀四兩五錢臨安澂江兩府米價少減於會城然亦不下三兩餘錢滇省邊界民少夷多夷性輕剽易動偶有小災及有軍役安插不善或致滋生事端當雍正九年十年間威遠地方夷人小擾臣時年十二歲略有知識又熟聞鄉老之言知當日由威遠同知劉洪度撫馭失宜激成事端其後元江新平習戕界內丁左魯魁兩山土酋楊昌奉李本施文恭等乘閒竊發幾兩年始定今莽匪之起進兵仍由元普一路自元江至普洱路涉三江曰小江曰阿墨江曰把邊江三江瘴毒二月中旬以至

九月中旬倍於常時惟普洱府城無瘴由普洱而思茅由思茅而普簾以至小猛羊橄欖壩九龍江皆屬瘴鄉而普簾隘口瘴毒尤甚是以軍行處必兼調土練以土練能悉山險耐烟瘴也土練調自近地實係熟夷得其心則可爲官軍前導而失之或致入賊非撫之有道不能使樂趨事而盡其力臣愚請

勅下督撫大吏督率有司凡米價少昂及軍役調練之地設法撫恤使內地夷民安插妥協其奉調土練並恤其家使無內顧然後可盡其力內地旣安則江廣流民及脅附之衆

望風解散亦可隨宜撫勦如此則莽匪窮蹙而撲滅尤易
為力矣臣荷

天恩簡用備員臺省軍機密勿何敢以風聞之說冒昧瀆陳惟
是臣土著鄰近少有見聞不敢不據實密奏愚昧之忱伏
祈

皇上睿鑒施行

討外夷自當先安內夷況內夷者又可借之以為攻取
外夷之人撫綏得宜方保無弊故是老成碩畫然臨機
運用又非僅仗小惠可以要結也

趙士麟論語義序

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治安恃有吾
道以維持不墜也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吾道渾涵於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
無黨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昭著於彝倫攸敘之內故在上
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盛自周轍既東皇
極弗建而吾道之脈以微天生素王開萬世道學之統繼以多
賢相為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仁義忠信之教復興天
地之運將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敘於何見之見之論

真經

卷之十二

藝文

七

語二十篇夫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爲書卿大夫閭巷之民爲詩周公爲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爲大易孔子因魯史爲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溫書之言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四時之氣者乎劉向言魯論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位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康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春秋孔墨並稱

漢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論語無遺蘊書凡一萬二千七百字朱子集註天下宗之

趙士麟孟子義序

羣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羣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也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並作衍儀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橫議於下猶洛水懷山時盡昏墊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樹正孤行厲辭道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羣疑其辭精而瞻其旨淵而通

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
得不泯滅漢興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公卿皆
武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遊學之路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
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一篇西京趙岐註焉至唐又有陸
善繼註七卷迨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爲
匡王正霸施仁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爲講學明道盡性存誠之
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息平日幾希至旦晝而
梏亡養則長失則消操舍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
氣之說又前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行

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卽性也可識不動心之原矣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之
及也驗之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知其必然示之以擴充而火然
泉達四海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心
知性知天前人偶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也存心養性以
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則樂強恕以求則仁萬物皆
備之量於此又可識已此皆千古精奧之微言性理之真功入
道之樞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子所爲續聖脈明聖
道以詔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固理學之宗也甯僅井田之

論庠序學校之設徹田制祿之法足以敷陳王道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喻而意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千古讀書之法也論性則桮棬可湍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義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亦可也言事理則西子可子都可魚可能掌可奕秋無不可也此千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得其緒餘即以名世也啓時君則鴻雁麋鹿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所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可之論取之左右逢源此為後世奏議進言者之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

沙鼯錯知之不及害陸宣公知之不簿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辭閑先聖之道其功顧不偉歟篇之末溯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聖近聖自在豈虛語哉

高翮映等音聲位合彙序

聖天子休聲春和萬物咸遂恫南服人文 特簡翰苑儒臣來

茲啓運定州恆齋先生欣承 帝命 康熙四十一年定州王之

有才額於書院 精白乃心公忠校士凡先之陋習一一盡洗以

冀得真才抒士氣宏 壽考作人雅化開南中世世風會於是

搆山林之碩果問石室之藏珍無一而非法古人用心用世用

入之道意將以闡明理學求敦厚信讓以救正人心一日檄姚
郡伯衛君淇淇曲沃廕生康熙四十年任楚雄命謏謏纂雞足山志訂讎等音
暨理學西銘諸補述悃悃款款申命曰若舍是無以奠南服而
移其風易其俗翫映以遠陋之人過蒙禮遇辭不獲命勉筮日
從事以塞責越三月雞山志告成暇遂取馬氏等音與林子聲
位合而彙之乃更爲之序曰心平氣靜而後五音調臍呼鼻吸
而後折攝應蓋音有定聲字隨填入此未有天地先有音聲自
然之義也不觀闢翁律天清濁呂地其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以
故君子正人聲與氣諧音義曰聲氣不壞則音聲自轉誠有然

矣由今天下推而之萬世萬國嬰兒初生觸地呱呱呶哇之聲
莫不同也何也以一絲不繫之初心自然得其中也中之聲渾
融與天地合豈非一無所繫壞以至於此哉及其漸長習見相
遠舉諸人而欲焉漸以壞其天焉求元聲失本始其可得乎今
欲移其風反其始不於聲律自然之義以察求焉恐習遠之性
未易復而今日之風未可遽移先生果有意於斯甯二子之幸
溥之幸亦天下之幸也夫馬子減母以便學昔張洪陽之定母
二十字李如真之存影母而彙括於二十一字已倡其端矣林
子之開承轉縱合郝氏京山先已言之矣然未如二子之使人

習耳夷考吳幼清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皆欲加母明聲韻者
也何如此近情以呼捷呂獨抱吳敬甫之廢門法又欲卽體以
變者也何如此自然協天地之律呂又况鄭漁仲章道常劉
鑑廣宜智騫之徒辯說聚訟配位究莫通其幾微自韻考之成
均均鍾於一絃分九分十二卽隨唐志之載甯外華嚴之字母
耶迨是神珙之圖邵子之衍沈韻唐韻徽州之傳朱子之譜以
至金尼閣中原音至洪武正韻編之宋濂王僕趙堦孫蕡諸手
而若定焉者以不來之自然而然不免仍紛拏不一故曰心平
氣和五音自調鼻膈神滿折攝任意得天厚完吾真則音聲之
道自然而合宜求師於天下萬世萬國之赤子則莫不有同之
者在焉今一德日新九功惟敘璿樞運四氣以相均金軸抒萬
方而靜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違顏於咫尺也正始之風播
於遐邇聲音之復其在斯乎

李崇階滇程日紀序

司馬子長文豪於今古者蓋以足迹遍天下足爲目用目爲心
用名山大川之奇險胥於文焉發之故也昔人謂胸無萬卷書
足不履萬里道必不能文卽文亦閨閣語旨哉斯言可見山水
文字交相助也今復於靜齋邑侯徵之侯負豪氣抱古心好遊

足迹半天下以制科出宰浪穹浪去京師萬里去中州亦不下八千里自出都門離沈邱凡停車古驛繫馬酒樓所歷之地所接之人皆一一筆之而無遺且附以喬梓唱酬之句何整暇也天下之仕宦夥矣其所行之遠近不一大約爲王程所限晨雞策轡薄暮投棲旣慵且乏視所閱如夢中事叩之了不可得比比然也侯獨歷歷紀之且附以詩能狀其所歷之境不負其足目其懷抱爲何如乎昔李君實爲遊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則連綴乎其閒分視則詩合視則記敘事中參以議論大似龍門家法今侯所紀何以異是我知侯意

中必有大過乎名爵者視所閱如雪田鴻跡故能搖鞭索句抵旅成文驅山川風雨盡集筆端不可謂非豪於詩文者使侯意中稍爲王程所限恐不能如此之周且詳也卒業之餘覺萬里道如在目前卽縮地術應遜其簡捷因憶向時公車所歷如隔世事如夢中身回思之了不可得豈獨仕宦爲然哉人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可爲才人律也王蒙出守歷覽爲多謝眺之官文辭稱富侯其兼之哉非豪於詩文而整暇者不能且晚內召柄用回憶由豫反楚由楚之黔由黔及滇由滇而及極西之浪穹真萬里遊矣一展視此卷目之所至如足至之山川之

跋履燎如指掌十數年如昨日事不惟侯必有感極而悲悲轉
爲喜浮白浩歌擊節而不已者卽未至其地者觀之亦不啻身
親其境焉是亦司馬子長後之一快書也路史云乎哉
高翫映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理發幽微象能彙括言理者盡事物之妙而各臻其極惟象焉
窮上反下之理探蹟索隱之道陰陽不測之神吉凶悔吝之事
充類至義莫不備盡於斯處犧所以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
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焉爻焉象焉明乎窮變通塞之義所以繼
處犧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觀也察也觀察夫象數之先而

已矣蓋形器自然先河洛而天地之象著先一奇一偶而圖書
之數成先六十四卦而八卦之位定具體而微莫非象也神而
化之莫非數也乾坤其易之縕耶譬衣之納絮衣爲象而絮爲
理舍衣則無以寄絮舍象則幽幽漠漠者誰得而問之故理存
象數之先擬議乎象數之後舍乾坤而萬事萬物無以寄舍萬
事萬物而乾坤或幾乎息圓圖序卦繫辭皆三聖人教人學易
之法司馬史之言曰易以道化若非重而復之錯而綜之近取
諸同體遠取諸爻變則何有於神明之道哉古之註易者自漢
而上十三家其言一百四十九篇歷漢而下莫可稽紀宋儒忘

象亦惟談理至瞿唐來氏於求溪萬山中窮研二十九年闡四
聖之秘旨發秦漢唐宋所未發功四聖垂千古而莫變者象也
其心得在乎圓圖圓圖之理在乎氣數氣數之學在乎主宰天
行之主宰在乎健法天之主宰在乎強自強則不息氣數流行
而無端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易從之學能一之以
象而隲括夫圓圖斯已耳余得學使凌君手自鈔本凌君年七
十有八而究心如此遂任其圈點微加校編並採先生遺圖及
諸儒之圖以補之廣見者之目也書梓成因語諸人曰錯綜爻
變聖人之心學來氏明其象故易知焉錯非來氏錯也綜非來

氏綜也中爻非來氏中爻也同體者變者性情之變乎剛柔健
順者亦非來氏矯揉而造作之也讀是書者撥翳障於理窟由
氣數之圓圖以貫乎動靜對待之機緘知四聖亦且弗違焉窺
是圖者處事當乎仁氣由乎已則數轉乎其中矣明乎來氏之
心學而四聖範圍之化昭矣當時中丞郭青螺於萬曆三十年
請公帑梓行是書後十年學使張之厚刻于成都歷天啓乙丑
太史陳明卿重刻於京師崇禎間御史劉安劉再刻於蜀吳守
史君應選皖守田君大本與夫沈際飛諸儒翻刻於姑蘇于皖
于吳者不一而足皆同此作易之憂患也夫

關禎兆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記序

明道先生遊山諸作何其灑落也數百年獨想其識見之高深功力之純粹焉蓋君子之言而道在是矣詩之爲道有性情而後有骨力有骨力而後有氣象志乎此者將以探其源也匪徒驚其流也雞山爲滇南鉅鎮護其左者麗水雪峯環其右者點蒼洱河千翠摩霄羣岩拔地習聞爲迦葉受記傳衣入定之所極頂華首門在焉其荒唐與否余不暇辨甲戌首春入太和城去雞山咫尺竟阻斯遊頗屬憾事一日者標山李象岳同年以遊雞山詩記寄余索序余謂自有雞山以來遊人不啻萬千誰

爲識雞山面目者面目且不識况雞山之性情乎夫性情不易見惟於骨力見之骨力猶不易見惟氣象可見今欲舍氣象以求骨力性情固不可然遂泥氣象以求骨力性情亦豈可哉蓋峯巒邱壑林麓山之氣象也骨力也其間之靜而有常者乃性情也紺宇琳宮緒餘也世俗徒驚其流耳是故天地有名山宇宙有偉人山以人重人不以山重定論也嗟乎孔子登東泰之山而小魯小天下世莫與京傳其道者子輿子思而下惟孟子其泰山巖巖氣象要皆本剛毅宏博之性情骨力積厚流光有以造乎其極蓋世風至戰國一大變矣非剛毅宏博奚以勝任

象岳生近雞山今歷險絕直上第一層目之所接心之所得時止時行皆紀以詩其於雞山之骨力割然解矣雞山之性情氣象超然合矣所謂探其源也夫雞山沉鬱於蒼烟古雪韜光匿彩不知幾千萬年其氣象可以蓋嵩衡而不遽炫其奇其骨力可以抗恆華而不自高其秀惟自具真性情獨往獨來於象岳之詩記雞山也象岳也真知己也近聞象岳潛心濂洛之學以其剛毅宏博之姿尙奮發擔承辨毫釐於千里卽其所指詩記中微隙而醇之又醇余將以象岳遊雞山詩作明道遊山詩讀也已

關禎兆滇黔制軍在茲王公壽序

名繼文廣甯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以大論其化鵬之鷗借海運而九萬里風斯在下去以六月息也以年論如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也所謂神凝者其極深之息磅礴乎萬物而斬天下於治是有道者也藐姑射特寓焉耳滇池去崑崙不甚遠其高出中州五千餘里通於漢版圖於元郡邑於明若夫民物安阜賢才蔚起化兵戈之氣爲日月之光至我朝乃極盛蓋其時身都將相自我定亂自我

致治前後十五年間春溫秋肅陽舒陰閉政令修於庭使人各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禎於制帥王公見之公珥筆侍從出入禁闈

世祖章皇帝嘉其老成有器量 命按關西墨吏皆望風解綬及秉節豫章揚旌會稽長江大湖間鯢鯨不敢鼓鬣 今上二十一年以滇亂故晉公由左藩撫雲南雲南環郭刁斗滿澤鴻嗷公試於其所難輒躊躇滿志因而披卻導窾恢恢乎游刃有餘向之靡室靡家一望秦荆者今且保妻孥而長子孫矣且弦歌於庠鼓腹於衢矣亦且樓觀霄騰煙火鱗次城高野綠而昆池之

魚鳥咸若矣茲當周甲之期得無暢於心而怡於色乎迺環中以應無窮注焉不盈酌焉不竭日休乎天鈞其自視猶若歛然也禎受公知己十載凡民生利病靡不悉心諮訪暇則講求性命一語默一動靜元氣流行不示人以端其處置軍國機務靈之震耶淵之止耶行所無事焉已矣所謂天下時治與物皆昌千歲鸞鶴翔集帝鄉者與非有道曷克臻此滇人沐日月而滋雨露俱相忘大化之中禎不能知公之大亦不能知公之年因其著求其微必蘊釀於道者深也至問道之所以然禎不得而名言公亦無可爲言者浩浩昆池得見藐姑射之山之神人云

爾

闕禎兆送王我雪大尹考擢臺垣序

今上垂衣之三十五年冬臺垣需人詔天下各舉有司之才且賢者以聞吾邑大尹我雪王公治行第一督撫入告曰最今年春得可星輶發矣邑中士大夫祖帳鳳山屬余一言以寫萬里之思余杞湖漁人復何知當時之務者雖然公赴都不爲御史必入諫垣此兩席皆喉舌之司也天子聰明神武四海晏然天下事似無可言者庸詎知夫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非智深勇沉不克察微而知著苟有建白或不審幾而發不抉微而喻則

悠悠議論何當讜諤耶昔人謂諫官之言與宰相等宰相與天子酌可否諫官與宰相較是非三代而後漢唐宋元治亂大概史冊列眉正人進如陽之升小人進如陰之慘盈虛消息所係匪輕公生平以靜默勝靜默則無不敬而臨民行事胥歸於簡斯行也天以泰運待君子也請公以治身之學獻之當此敬天勤民而外節儉以培元氣休息以固根本卽以令通邑之治施之台輔嗜慾不萌於中奸邪亦屏氣而不敢逞矣太平不偶聖哲難逢今日之章奏海內之霖雨也萬里相別旣不能助以力又不能贈以言非愚則諛余愚誠有之諛則何敢

何其僕送楊明遠教授景東序

古者建官分事自大僚以至庶司莫不各有所任蓋以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使之得盡其職以措於安而王者負荷之難惟期與衆賢共濟原無所輕重於其間顧使人以治其事與使人以儲其治事之人其輕重故異也自後世以膺廡仕居寵利相尚則輕重之易置已久而一切用人行政讀書講業其制爲文法與成爲風俗者如商賈之鬻市壟斷期有所利而止博士一官以爲寒薄爲之者亦自以寒薄安之相忘於其本事學校之意蕩然無存然猶循其名而用之無論其爲名已非盡出於古

而猶幸其菴之存也夫事之存其名亦安知實之不可起而教之不可興耶古之教者有鄉國之異其萃天下之俊又咸以齒而進之於學以人心溺於習也爲之揖讓以齊其容貌懼其寡所知也爲之詩書以博其見聞泥於古而不通乎今也授之委贄以周乎事物之故重其內而莫之出非游藝不足以躍之則又爲之射御以觀其德非知樂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也則又爲之升歌登降以斂其性而防其淫恐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則又爲之干戈羽籥以消習之以至於講武辨物從軍獻馘其養之周教之備總使人材成於下而小胥大胥各以

所見登進之其取之之法又不必盡出於一途也漢靈帝始設甲乙科尤用五經博士之法已非其古而唐宋因之然其時尚有徵辟不就者蓋其餘教未衰而其人亦卓然有可觀明遠楊先生往余爲童穉時已舉乙科其讀書講業又卓卓不與人伍兩舉進士爲禮部所下出爲順甯開化二郡司教所在立學宮創書院蒸蒸不以苟簡自域康熙庚寅歲以太孺人艱闋次補教授景東景東之士方樂得先生爲師吾知先生必能以古之遺法風厲之詩書禮樂興賢育材敦廉恥而賤貪墨使景之人共學爲博文強識有所成就之君子則雖絀於科第之榮而於

一方人心風俗之厚養數百年有用之才者余又將爲之幸也故於先生之行以余所聞於古者道之

穆然如見三代氣象作文者固在熟史尤貴通經

楊永斌鄉賢錄序

爲懷遠令
劉鑑作

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必有不世之德與功否則澤被於鄉而教傳於後若是其生也士大夫過其里者必式官於鄉者矜碩望焉比其歿也思其人不得則俎豆之請於朝而重其事所以示後嗣爲桑梓法也吾鄉遠在西南地僻風籠士敦古誼其祭於社者地不乏賢而冰如劉公其一也公故士族爲

楚雄名宿歲已卯同受知於江都蕉飲夫子余始與公爲石交
公曰余每讀宋史見范希文之爲人未嘗不慨慕思效法焉余
與君行且登仕版矣自茲以往潔已愛民贍戚里引後進此直
分中事耳敢自居古人後哉余曰君甫與計偕而心存利濟他
日必不愧爲小范南中有人矣嗣與公睽者二十餘年余德不
加進而公出宰江上有神君之稱歸而澤被於鄉比余旋里而
公已作古人矣夫迹人之生平者必合言行而核其實方公論
希文時志存千古若是其摯且深也然業不著於生民譽未傳
於口碑論者或難焉故世亦有高談千古而行實悖之者乃公

宰懷僅二稔耳而賑饑築隄懷人尸祝焉視希文之出守何如
也歸於家而義田以置族里通惠澤社田之立貧士攸賴此又
希文族田麥舟之遺意也會課於黌序而講絕學以翊吾道則
又駸駸乎棟大學中庸以授人者矣故吾謂公之賢必合其言
行而核之也今 聖天子崇德尚功 特允中丞之奏俾祀於
鄉而彼都人士得舒其情於爵尊籩豆之下後之人入廟而目
之曰此學希文而無愧者也而公且不朽矣今年夏公嗣君方
平持是冊謁余丐弁言焉余披覽間見夫稱公者皆得其實可
以示後嗣爲桑梓法而又喜嗣君之克肖其先而不失爲純仁

也故樂道之

氣軒遠筆雅潔

何其偉送龍州侯終養序

先王之迹遠矣然君臣父子之間曲傳其意而寫人情之所難
言其道莫備於詩余嘗讀詩竊嘆忠臣孝子之於君親蓋亦有
不能兩得者如所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不獲盡其私
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
鳴諸篇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當是時夫豈不有獲養之親與
不獲養親之人子與而四牡三章猶惓惓有將母之願若與北

山所父無異豈非得諸此者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曲體
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耶周衰詩亡仕宦者率自解於移孝
爲忠之說而朋友勸勉又謂爲臣者不得顧其私於是朝廷雖
有推恩之典而陟岵陟屺之感北山鴉羽之嗟識其意者實微
矣龍侯雨蒼先生治屏三載政通人和有召杜之稱一旦乞請
終養以去若以愧當時之嗜仕不止者在先生之自計則得矣
是豈屏人之所望於先生與先生所以副大吏之望者乎而竟
毅然不顧則何也余考先生之爲人抗爽彊力以進士宰榆城
絕苞苴祛蝥弊寬嚴並濟教化大行遂膺卓薦 天子鑒其壯

嘉嘆久之命大司馬總督鄂公卽其地擢用乃任吾州吾州素稱易治先是在事者厭衣冠日盛媒孽於上欲以中傷屏人上官用此爲先生憂謂非武健嚴厲不能勝先生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寡廉鮮恥何地無之一二頑劣吏訓之有餘不煩大憲誅也由是保全士類爲多考班孟堅論循吏以經術飾吏事者爲上其傳文翁黃霸猶述其興學校務寬和爲西漢治行第一則先生之所以爲心與先生之所以治人者可知矣邇來先生之澤日深屏人之愛益切大府方欲以異數遷之而先生不可留矣或者疑先生當強仕之年太夫人神明甚健顧自勇退

如此得毋有高世之心耶古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退非山林之爲達從容去就惟道之安先生固有道者豈必有偏矯之心特以脊令抱嘆太夫人旣不可御之而南而省晨昏承顏色自有難以爲情者否則大吏方騰書於朝爭欲還車而屏人實有桐鄉之愛爲先生者獨無情乎在此時采菽酌水舍我屏人其於君親二者若不能兼然歸挾板輿修其酒醴率家人子婦陳天子所賜之冠帔而奉觴上壽則事君事親自古不能兩得者先生又未始不兼得也嗚呼大夫幸際 昌隆出則行其所學退亦克遂烏私無復作北山祈父感也何其盛哉屏人攀臥之

心不能自已作詩歌而問序於余抑古者甘棠之遺與而其風
在二南閒矣余素知先生者爲推先生之意而序之如此至於
先生之政載在口碑者概不復著

王思訓廬山志序

天下有未造其地未覽其勝而撫舊文以示後者皆謬也匡廬
爲宇內名山予按圖記思得一遊以探其靈奧之所在久矣歲
丁酉奉命視學江西道過湓浦遵其陰小憩東林寺見北香
鑪峯心竊喜之己亥夏按試南康違山十里謂此遊已可遂乃
試事匆遽僅入秀峯寺而返則予造其地未覽其勝雖遊與弗

遊者等今年春復試南康事竣擬暢觀玉峽廉泉寨雲寶墨諸
名勝訪求神禹治水摩崖處以快生平所未覩緣速按他郡又
僅一宿秀峯寺而返凡所謂高七萬八千四百丈延袤五百里
者弗能一二指數故雖兩遊究與未嘗一遊者等甚矣予負名
山約之爲陋且俗也聞有桑吳兩志思閱之以攬其略乃竟不
得見而釋定曷續修者半穢雜不典忽今星子令心齋毛君出
所輯新志二十卷見眎蓋廣摭衆考更證以身所閱歷眉目朗
列脈絡貫通俾讀者如久居此山一一親爲登眺所謂旣造其
地又覽其勝而詳言之不謬者昌黎子南山詩云團辭試提挈

挂一念萬漏志可無此譏矣予他日解組爲名山遊復從匡廬
始按此志隨其所之不迷於往心齋不旣導予以先路哉雖然
閱斯志不遊已無不遊矣卽不必遊亦可也

王思訓烏私泣集序

國家興亡之際不獨忠臣孝子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讀
史者往往掩卷歎不能自己豈非情之所感有什伯於尋常
者乎予髫年耳劉文季先生名人指其爲勝國翰林入 興朝
守節不仕心頗忠之今年予官京師晤先生令嗣出所著烏私
泣集示予予詳讀之悽惻欲絕更心知其爲孝子云先生以終

賈之年流離瑣尾出一生於百死中逮事永明建言忠梗觸怒
權奸瀕於危者數矣王將出奔先生獻幸蜀策格於廷議不果
於是播遷緬甸閒關險阻極人世所不堪先生追隨弗憚也無
何咒水難作從狩諸臣竟血塗洲畔骨碎江臬先生徒以殘明
一旅攀髯不及其魂斷神傷較文信國之在厓山目擊宋亡爲
更慘伏遇 聖朝寬大先生得遂黃冠方外請而國覆君亡孤
臣何托發爲歌泣不異西臺擊竹與石俱裂未幾亦竟從故主
於九京矣嗟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今益信聞先生有狩
緬紀事一卷載永明入阿瓦事最詳亦鄭所南之心史而此紀

則與王紳慟哭滇南記同其愷擊而不忍再讀也余將合爲一帙以爲世之事君事親者勸焉

王思訓吳復古京雒塵稿序

今使聚兌弓垂矢五瑚八連莒之鼎紀之獻密須之鼓闕鞞之甲魯宋之繁弱結綠吳越之純鈞湛盧陳之于五都之市莫不有真精焉以成其寶或不知其典重而爲風沙所渲蔽其光怪陸離之性卒不可掩識者咨嗟嘆爲奇絕有賡者厠乎其中鏤鉞工巧修飭完潔務以悅人人亦多工巧完潔之是悅識者又從而別之是無精者存也賡而已矣烏在可與琬琰宏璧共列

諸惟詩亦然夫四方之遊士畢來 京師各挾其所爲詩曰我漢魏六朝唐不屑大厯以後君形者亡日且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王公大人矜容之遂高自位置不復覩然知其非者微特素衣爲緇塵所染抑亦靈府之涅已久矣余友吳子復古則異是復古豪於詩客燕臺數年每當酒酣耳熱時高唱狂吟直寫其胷臆絕不屹屹焉有所臨撫而奇崛奔放出入昌黎眉山間凡夫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嫵媚迎合則不暇以爲雖去雕復樸罔悉諧時而益崖然自喜不改其度以此見重於海內宗工詩名噪都下去秋復古來滇著滇海集二卷余見其皆有爲而作

如坡公所云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者既序而訂之今更示以此帙更見其非復近今人之所爲縱使形體相類此反埋沒於灰飛烟燼中而靈府之益如湛如融而爲精不啻吳鴻扈稽之神之可以飛而著也日染京洛塵也何傷乎余於詩無所得於復古詩又深喜其能獨葆其真而不造贗器爲難及矣世有張茂先其人者乎必能知其寶貴而與上古之法物珍而襲之也夫何疑

趙元祚滇南山水綱目自序

天地大矣兩大間所包涵者復有兩大焉曰山曰水其餘盡山水所包涵者而莫靈於人人身五尺猶蠹魚耳蠹魚入五車四庫之中茫乎莫辨其東西南北渺乎不知其上下古今飽其零墨碎楮忽而終身焉亦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蚯蚓食壤不過充腸其與能幾何余半生爲蠹魚矣而渺茫益甚潦倒途路足跡雖交錯於五嶽四瀆間而百不及一亦與飲河食壤者等其於山水也能幾何歸而讀山海經奇其書四海內外山川名色諸怪誕不經之物言之鑿鑿不知何人所爲郭璞亦未言其姓氏意三古開闢日之所傳不則周秦間託於仙者之所爲與旋取桑欽水經酈道元註互讀參證多所未合而酈註鈎荒索遠撫

拾古今於敘水外復描寫山水人物城郭都邑興衰治亂之感
自成一家言亦奇書也其言九州水道與禹貢間有未合而不
大刺謬後之言水者多徵焉余滇人也取滇之山水證之二經
多所未解豈古今名稱不同以致山川變易而不能脗合亦當
日越在西南傳聞考據未盡當與瀾滄分南北黑水有東西金
沙殊大小昔議開通水道達滇博物君子亦著爲辨論然多未
詳且於全滇諸水缺焉弗備余心憾之又癖嗜山水足跡所經
察以目力目力未經窮以口力考諸古書以耳爲食摹諸版圖
以手爲食者已非一日欲作山水知音傳之好事終不敢自信

輕出遺亥豕之羞會今 天子繪廣輿圖遣使四出以西洋算
法按度布格丈量踏繪其法之精從古未有適析津蔣怡軒來
守路南延余至署因談山水出其所攜西洋新繪直省十五圖
並外國諸圖余神遊焉按之足跡所經無不脗合其於滇之山
水百不失一因取余所舊紀者詳考互證爲滇南山水綱目二
卷書成客有觀者曰蛙不知井外蟬不知朝夕外雖有望者
不能見垣外強夸父之足奪離婁之明展三萬六千之期不能
窮六合之山川子何言之廣也曰以五尺遊八方則不足以方
寸遊八方則有餘天猶可遊而况于地乎不見夫測天者晦朔

望望剝蝕躔次不爽毫髮較之地似爲更難矣夫山一本而萬殊者也水萬殊而一本者也探本尋支窮源竟委雖問天下之山水可也滇猶一隅耳書之卷首以俟大章豎亥之能步者文亦磊落自喜○檀白石輯有滇南山水考寄予參訂予增置數條分上下二卷留篋中者踰歲後有時宦子以善價購刊遂檢歸之事竟未成而稿亦遺失今憶其所述較我軒更覺詳核滇之山水細者無論矣南龍分幹于老君大江發源于麗水皆予耳目所及者因錄此序並記之

孫鵬送魏龍山之官大理提標序

大理自古用兵之地金江滄江鎖其外龍首龍尾關其內倚十九峯以爲城俛西洱河以爲池昔人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可以見其形勝矣其爲地廣袤不過六七百里北近吐蕃而門戶固於鶴麗西通緬甸而藩籬衛於永騰故有事於滇者必先爭大理昔諸葛忠武侯稔此渡瀘抵越嚮遂進師白崖而諸蠻次第就擒誠以奪其天險也至今營壘之在天威徑者歷歷可指數則此郡之不可不彈壓以重兵也明甚於是自提標卽有城守一營復有馬步戰兵五營兵至四千八百之多自參將以下官至四十八員之備而總統轄於軍門提督

重兵重臣定爲經制龍山奉 皇帝命充右營遊擊將之任予
與龍山周旋久不可無一言以爲贈夫葉榆距省會八百九十
里龍山此行至營視事聯其伍兩卒旅之情習其九地九變之
節職在則然吾知龍山固優爲之然而古之爲大將者皆具有
大學問大見識大作用握其機於旌旗壁壘之外營一郡而天
下之形勢盡在其胸臆所謂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不僅循故
事已也龍山夙負才略好談兵其亦知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與夫王公設險以保其國而險亦不可盡恃乎以往事
而論大理自武侯底定後變亂不一迄唐中葉蒙詔皮羅閣虎

噬五詔數叛唐致勤中國遠伐鮮于仲通李宓先後喪師數十
萬不能破果恃天險乎哉抑亦以中國之制之者失其道故也
由是而趙鄭楊段四姓因中國亂相繼竊據宋人畫大渡河以
界段氏奄有茲土且三百餘年如以爲天險也則何以元兵一
鼓得之迨明傅穎川侯平滇分三道進攻一由洱水東趨上關
一由石門間道繞出蒼山後立旗幟一從趙州斬關直入遂拔
其城擒段世並段寶一孫所謂天險者又安在是豈非得道在
中國元明遠勝於唐之驗哉龍山果鏡於前則於兵法得過半
矣抑吾猶聞龍山能學戚少保鴛鴦陣夫戚元敬武毅通儒也

治兵紀律嚴明學之良是但鴛鴦陣法用於淞閩破倭如破竹
其在薊鎮築牆堡立車營則又別有布置非以一鴛鴦陣爲定
例也曷亦卽其在薊練兵實紀一書講辨之耶憶昔尊人總鎮
公每帥師凱歸輒爲子道其所已經且曰此事須諳天文熟地
利不泥成法斯有出奇制勝之用韓淮陰之背水囊沙豈有所
師承子聞而誌之過庭之訓是所熟習者矣必舍而之他爲若
夫蒼洱之勝所在多有公餘時一登眺考武侯潁川之遺蹟弔
天寶戰士塚感歎流連發其清興亦儒將風流昔總鎮公每於
此處把酒題詩而詩亦佳知龍山必不負此山水也

孫鵬李南山遺稿序

按南山名知玉南甯人康熙戊子舉人

曲州李南山閉戶著書鬱鬱以老將沒之日以詩古文若干卷
屬其子生夫且命曰知我者鐵山往求序焉苟之是時予客都
門未歸已而歸歸未彌月生夫抱遺稿來予撫之淚盈盈下復
謂生夫曰慎藏之勿散佚余偶不暇暇當報命遲之又久仍無
以報一夕假寐五華山草廬中夢南山方袍大袖揖予而坐於
堂相與論新安夫子詩權若疇昔正欲命酒而覺空堂無人明
月在天窗間梅影橫斜可愛而予方據匡牀臥急披衣起呼燈
作序序曰南山與予同事新安夫子夫子平生殫精竭慮寢食

於詩古文詞能於開元大曆十餘公之間落落自成一家古文
酷學柳州亦有時得意疾書突入昌黎之室其教門人詩尤嚴
學唐學宋之界於古文頗廣其說予謂夫子詩學盛唐古文學
晚唐二者皆唐之精可傳世南山古文似亦學晚唐而詩則不
能盛唐當在晚唐與宋間要之言均藹如均善學夫子者也雖
然南山豈徒以詩古文名家者哉其家先生拾園老人讀書高
尚以聖賢爲步趨南山率之惟謹人品高矣夫人以品貴詩若
古文亦以品貴未有人品不高而詩品文品能高者有南山之
人品卽有南山之詩品文品號曰詩人也文人也奚不可之有

非得新安教不至此而終有不同於詩人之詩文人之文者南
山九泉矣所遺不盈一尺之集已非復有靈之物而仁人孝子
之神與其氣恍惚於殘墨敗楮之外來往於淺深開闔縱橫變
化之餘忽而使人歌忽而使人泣噫此躍躍欲從字裏行間出
者是何物哉其不同有以也昔丙申歲南山館昆明署適善病
予數往視之見藥裏時時關心而硯田卒不輟耕方考訂廿四
孝之人與事跡而紀以詩稿成卽見示復攜時政條議過商余
勞之曰君終日營營者不爲忠孝大節卽爲民生疾苦何勤也
言猶在耳宛如昨日回憶握手道故酒酣耳熱呼大盞重飲已

成大夢矣幸也得讀其詩古文集中所載詩亦無多始意以夫子力絕宋派或不可違而南山亦云庭教九載屏去帖括專事古文則所自喜亦在古文而不在詩欲去詩存古文繼諷讀再四言言至性亦真亦婉宋也而仍唐不可廢生夫其慎藏之勿使蠹焉他日稍有力卽付之梓人與海內共見斯肖子也勉哉
孫鵬徐雲客先生詩序

昆明郭仲炳先生抱經濟才於世無所遇隱於滇池以舟爲屋葭茨深處飲酒長吟著有舟屋詩集至今餘韻零落碧雞金馬間而言詩者必推郭隱士云雲客先生生長滇池之涯於書無

所不讀爲時文甚工而困於場屋者數十年抑塞之氣往往發洩於詩其登臨懷古也則多蒼涼悲壯之詞其賦物咏懷也則有幽憂悄麗之思其往來贈答也則又沉鬱頓挫纏綿悱惻不自知其意氣之深者短律長歌一唱三歎雖不與舟屋同一格而皆蘊釀於唐賢者也乃詩益工而家益貧說者謂窮而後工也於是先生挾夙所抱負出而爲用於當時竟客達官彈鋏之餘輒吟哦不絕口旋以病日久不痊遂謝交遊鍵戶養疴老屋三間日夕坐臥惟老友張集庭朱子眉范弗如徐德操楊又仁輩時時過從作爲詩歌以相娛樂詩成屬人代書之亦時令人

側誦古名家詩或諸子百家氏之書傾耳味之至燈炮燭跋而止以此閉目二十六年而學益博而詩益工與舟屋之在滇池一二老漁爲侶刻苦吟詩必爲可傳之句者將毋同而閉目則較難故以吾論之當以先生爲後勁庚子春先生手童子肩跟踰過予曰昨友人誦君數詩心焉折服因來訂交袖中出紈扇一遺予則見贈之作而令子曉村所書也予以先生老名宿請執弟子禮先生不可每花晨月夜必呼予飲酒醉必成詩予方構思先生一低頭立就口授書者不易一字戊申予謁選都門將別先生去先生置酒祖予於堂歌遠別離之曲茫茫百感魂

黯然其欲銷彈指間忽忽十五年俯仰今昔聚散死生輒若山河能不欷歔乎哉繼曉村來謂予曰先人一生辛苦祇留詩數卷在篋衍中敢不勉錄諸板素與先人交之篤而知之切者莫若先生請爲文以序之予因回思抱疾世外已極人之所不堪而先生轉以閒歲月得優游風雅成不朽之業則天之矜先生未必非天之淬礪先生也山川生色後先輝映舟屋其不孤乎若鵬半世居諸盡拋棄於車迹馬蹏之下憂患日多讀書日少雖兩目炯炯而愀然失志學日就荒且對流水高山而滋戚也然憶先生疇昔之爲予言者曰少與友人馬君常同學詩其詩

化臭腐而烟雲佳甚以後人不振詩稿與人琴俱亡言之太息然則後人不振而湮沒其父祖之著述者不少也如曉村可謂賢矣予是以感而序焉

張漢洞虛子墨雨樓序

洞虛子曠世逸才也讀書有神悟不以書悟文以神行不規撫他文吾惜其隱於滇南而且死也使洞虛游歷及天下文當益奇或難之曰文不游歷於天下卽不能奇乎予喟然曰誰謂文必遊歷而始奇然吾嘗觀古之人以楊子雲之好奇文能爲其奧以博以司馬子長蘇子瞻之才多文能爲其雄以放未嘗不

得之於游而猶以不如鄒衍張騫之徒汎覽崑崙域外之奇觀於人世不經見之境而皆得見之於目而發爲文往往以爲憾誰謂能文不以游而益奇乎今夫山川聰明之寄也而文章之師也耳目者聰明之器也心思則聰明之府也山川終古日見而光氣日新耳目終身日用而聰明日出以山川日見日出之器入耳目日見日用日出之器兩器相濟而大文章出焉山川日役人耳目而不知耳目亦日用山川而不知也而耳目有所不至之區聰明至之則文章亦將至之矣持此以論洞虛之文一皆聰明之所爲而卽有所謂山川者以神乎其用則亦不必

游歷天下而文已大奇矣洞虛著墨兩樓文集吾讀其太極陰陽鬼神風氣諸大篇灑灑洋洋千百言有子雲之奧博兼以子長子瞻之雄放始以爲自成一子繼而求其所以率會諸性理之精言旁達之以別義亦朱程諸子之所樂道也古人謂莊子與孟子相遇必有可觀又朱程有理學而無文章韓柳諸子有文章而無理學今讀諸篇不可合而一之矣乎吾又竊評洞虛所著文優於其詩詩則古詩優於律詩文則古文優於時文以洞虛之才如風馳電掣之逸駒非詩律與八比之制所能羈絀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亦不爲時人所樂誦然而天下之能律

詩與時文者固未嘗少也古詩與古文世以爲難焉耳洞虛死垂十年吾向與人論文介以鄧思伯之知文輒相視而笑互相賞析以爲娛乃今思伯死而吾無與爲質矣神甥我山請予序而欲梓之乃復品騰不爲苟譽洞虛有靈當掀髯而長笑也

張漢羅青堂遺文序

自謝存莪先生視學滇南人文日爭上一時名士能文者二陳尤傑出存庵高潔有矩則文孫文特奇雋一字句不苟同於人庚午以還名士遞雋無虛科存庵最晚乃得第文孫逮貢卒以才尤雋以遇尤屯亦文人之公恨也余少好文孫文不多得見

滇繫

八之十二

藝文

近迺得羅青堂集讀之標雋上之韻語出莊入列一運之爲時
文視湯若士張小越而猶過之蓋筆墨之性生與人別也文孫
從孫仁璧拔貢來成均索余序其文欲問世余因謂仁璧曰是
文得之天者勝歟抑亦得之地者勝也吾滇安甯溫泉甲天下
升庵修撰品隲無虛言又楊文襄公產溫泉里發山川靈奇鍾
爲名相菁華未盡至今猶爲文人雖不幸不遇然後先輝映此
中有人何遽不爲山川之靈之大幸乎竊嘗謂溫泉之境文孫
之筆牘也文孫之文溫泉之壑谷也有涉溫泉之境者懸巖邃
壑玲瓏嵌空方十里之間冷翠幽芳耳目不暇思文孫不見忽

見文孫之文焉未涉溫泉之境者讀文孫文如彼所謂溫泉之
靈厯厯仿象一尺幅閒大可臥遊而不厭也又不必涉溫泉之
境也

張漢撫松吟詩序

松聲之最清者也其在於人有如其詩之聲焉陶隱居聞松欣
嘯以爲快適或有得於是晉處士淵明撫孤松而盤桓詩所以
沖夸澹適也嗚乎此家退庵先生所以名其集之意乎先生弱
冠舉於鄉不受僞官亂旣平乃仕官博士四十年日日爲詩詩
有唐人之遺往官吾石屏而旣嘗聞其教矣昨年先生積俸久

例請於部得魯之濰邑當事又謂先生齒及七十餘不利治郡
今以老辭李方伯幼价則謂先生昔不附偽逆有貞節不可擯
棄疏請乃遂行比至濰又不及期卽引退後凋之節經老彌茂
先生其殆與松爲徒者歟我思古人蓋亦陶隱居晉處士之流
也抑先生籍滇蒙化郡家于筆松阿萬松蔚然數椽屋舍真隱
者所棲息先生乃喜吟詩鼓琴復工寫山水形象書法亦蒼健
入古自是將終老筆松不復出矣今年春吾叔舅自濰來先生
命持其詩若干什屬予爲序予誦其詩謾謾如勁松下風又于
松焉得先生無言之詩與無絃之音也吾師乎吾師乎且將過

筆松而問之

張漢煥瀘逸叟圖序

煥瀘逸叟圖吾臨安鄒季鷹先生遺像也諸公圖序言旣詳矣
予守河南時令子之松來爲輦令輦于河南爲隸邑亟相見道
家世特詳不數月之松辭官去比行以圖序屬余余周覽前序
懼復所言獨傳保孤一事甚矣先生之行旣仁而且智也當殘
明多難吾臨鼎沸陷城時人命如草木欲斬艾則斬艾之耳先
生能脫兩兄于急難又匿族子三孤于石屏刺史輿几中遞逃
入屏而卽寄養吾屏土三孤悉長成先生每言此事未嘗不唏

墟於邑而泣然長流涕也雖鄒氏先德蟠根既固非先生不能保三孤如萌蘖俾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茁長樛枝于斧斤既伐之餘以至今日取材鄒氏有蔚然如林之目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三代而後諸葛君之謂乎先生以比葛書其楣其易地皆然者歟至先生有道而文爲臨人矜式其生平予不殫述獨錄其大者重者并繫以詩

張漢孝鶴編自序

人子篤親則昌不篤親則不昌世之爲此言以勸人者理固有

是勿如其以報應論也報應之說所以誘中人欲篤親則以昌歆之恐不篤親則以不昌威之聖人不以教聖人之教準諸理抑準以一氣相感之理而已今夫上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身則親之枝也荀子有言木落糞本吾取其說焉蓋木落必歸本歸本卽以糞本本厚其力木之榮且滋甚一氣之相感也彼木也何心將謂欲榮其枝乃有糞其本之爲乎子之於親一氣之相感也天下篤親而不昌其身或有之矣不篤親而昌其身吾未之聞也然而人爲人子者務篤吾親焉爾昌不昌可不必計也吾之少也嘗有志於是矣聞古之篤親者而愛之聞古之

不篤親者而怒之見今之篤親者而愛之見今之不篤親者而怒之於是於古今人之篤親者其言行志之其名氏志之志之久而或恐亡之乃筆而志之孝鵠編之所爲作也自伊耆姚姁以來以迄今日得八百數十人焉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又所以錫爾類也是時吾齒且六十矣回憶童稚不能不爲之隱痛也吾不幸弱冠而孤長登仕版而祿不及親也又宦而遊四方牲薦棲神之宅爲日亦無幾也讀是編噫傷矣編不將可廢乎雖然吾存以教孝是編存而孝道存孝道存而世之爲人子者存卽援是以誘中人感應之理亦於是乎在孝鵠編烏得廢也

張漢趙葭湄我軒詩序

往讀何石民詩以我堂名其集今者趙君葭湄又以我軒名其詩屬余序聖人無我二公之意何居若曰我自爲詩爲我之詩我自用法而已而吾獨謂我之爲我萬物皆備備不僅以其詩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貴亦不徒以其詩我有存於詩之上者予之得交于葭湄已垂三十稔於茲往悅葭湄溫雅有態度味冲夸而情復悵摯落落無塵俗氣詩亦如其爲人予意吾滇才如葭湄可使之出入禁廷以詩鳴國家之盛亦吾里黨之光榮而天乃不置諸此歷年徒理州縣事簿領紛如猶時時

滇繫
吟詩不肯輟勿怪其詩之日工也時宰成安梓其所爲詩集成予爲攜歸試參之我堂我我者各我其我則有人堂焉者各堂其堂有人軒焉者各軒其軒而非以堂堂名堂軒軒名軒者之以怪僻自尚殆有存于詩之上者我軒其以我爲知我乎卽語我堂亦未必不以有以許我也

張漢王子京詩序

鄉先達以其詩鳴者王疇五謝昆皋馬宣臣及家明遠幼僑趙互與李仙蟠段浴川晴川尹西民孫南村何石民甥何玉山往同在京師酬唱醉飲甚樂也予出就郡斯道遂廢十三歲復起

爲官諸公無一人在京師者昆明王子京先生向未與同官夙耳詩名今同在京師同官柱下謂老成零謝得一人不孤子京乃不輕言詩而予近亦倦吟漸不理風雅事一日子京示予詩信於詩爲最善鳴者喟然曰是可嗣響於鄉先輩矣而悔吾乃與言詩之晚也記吾鄉先達之爲詩亦各自爲家疇五似玉溪南村似玉川昌谷名尤著子京乃不爲玉溪之綺麗玉川昌谷之奇崛味其所言似寢饋陶謝王韋之中而得味外之味者蓋疇五以其綺麗爲詩之至味南村以其奇崛爲詩之異味於子京乃得正味焉是何冲夷淡適一再讀之而津津然其彌旨也

噫知此者又往往鮮能之矣子京雋丁酉出臨川李穆堂先生之門初爲縣學官逮事滇撫江陰楊賓實先生江陰知人有精鑒樂與之言安溪相國之學臨川亦以其才識卓練謂子京吾老友不以弟子夷之兩公器重皆不盡之以詞章之學吾乃卽詩言詩以進窺其爲人之蘊奧知復有深於其詩者故序其詩以志嚶鳴之意與之歌伐木焉何念王謝馬諸公又不覺黯然而神愴也

張漢胡襲參時文序

古者鼎彝刀劍之屬與後世異製原其初愚夫愚婦亦習爲故

常後世事淫奇尚彫飾而古製亡間存一二輒詫而異之有人焉爲辨其款識謂此爲誰氏之器聞者無不駭然究其初實古愚夫愚婦習而識之者究何異也唯口亦然饜肥甘者薄太羹元酒之味唯耳亦然悅新聲者聞韶護而欲臥矣卽士之於文章也亦然胡子襲參往鉞其所爲時文行世集旣成復續四十餘首問序於余襲參之問序也豈非襲參七應有司試俱無人薦丁酉之役予識而薦之倖而中之必能道其文之所以然乎夫襲參時文古人之文也有蒼然之色如大器之不琢焉以爲味而味之有太羹元酒之味以爲聲而奏之朱絃疎越一唱三嘆

有遺音者矣吾評其全集較閩中制義又高一倍竟日愛玩至欲忘眠食世之人誰不同此口此耳此目乎何薦者之少也吾鄉能文之士有陳錫文孫焉文閒逸雋峭酷似襲參予往畏而愛之以爲不及文孫獨不遇襲參予得而薦之倖而中之視文孫之不遇不爲尤幸乎吾乃於是思文孫不置也今夫士人之窮通命也而文章之遭遇亦有數焉不能定然而能文之士獲薦而中之天下人共快之能文之士不遇識者不得薦而中之天下人共憤之人心之所同也襲參吾旣薦而中之聞者無不爲彼快之乃一薦而中四試春官又無人復薦之聞者無不爲

彼憤之吾亦且爲彼憤之匪私襲參甚矣知己之難也安得襲參再薦而中之安得天下之士有文如襲參者盡獲薦而中之將天下有志學古之士尚知學古可爲也彼不薦襲參者乃以能薦襲參爲異耶

張漢奚湖崙時文序

僕在館職垂十年以得賞佳文爲幸丁酉之役得胡襲參宗緒姜賦山湘庚子得奚湖崙源辛丑禮闈則得儲六雅大文置第一復得李奕夫開葉鄭孟孚佑人彭克家仕商薦而未售得帥宗德念祖庚子之得湖崙也主試事屠艾山先生亟賞其文置

第二湖崙以南卷入京闈是爲南元嗣是三科不第丁未閱報
則得第復第二人予喜而謂客曰咄咄湖崙不能嗣六雅而元
耶客曰士果名士能爲文得遇知已不必爭第一人也古之名
士不獨董思白黃葵陽陳大士黃陶菴諸公不以第一人傳卽
東坡之於歐陽文忠亦不以第二故貶聲譽其文固千古傳也
因問湖崙及七子文何如吾子何好之如是予曰是非予一人
私好也今夫文章之判南北如有限焉晉人謂南方之學得其
菁華北方之學窮其枝葉而吾師呂坦庵先生則謂司馬子長
生於北踰江蹈淮而南文益奇子游起南服北學於聖人之門

乃以文學得聞大道南北兩地相濟而後有成自古而然湖崙
起南北之間文得其菁華亦復精深雅健直窮立言之奧旨予
序而行之不足爲吾門之光乎因言襲參之文如幽岩邃壑蔚
然深秀刻畫欲成一子至於出神入化之處有非人力所爲六
雅則典贍風華時復雋峭如離騷美人香草山鬼湘君之奇譎
兼而有之奕夫賦山二子文相似冲夷淡宕簡而有則皆類羅
文止孟季克家古奧雄渾其波瀾意度直以古文爲時文宗德
則峭刻似襲參又自成一家不顧時人之好諸子之文吾得而
有之不爲不幸也顧襲參六雅奕夫克家宗德俱有尚集餘無

海

三

尚集者其文具在予方欲彙而梓之公諸天下之同好者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紙質陳舊及印刷模糊，文字多已不可辨識。可見其為一列或多列的垂直文字。

